



杨家埠年画有“四不画”，不画嫦娥是其中之一。原因是八仙数年画的传说故事中，嫦娥说了一句“加上画我嫦娥的画，就算到头了”，这话传到人间，画师们担心画若真的“到头了”，赖以维持生计的营生也断了，因此绝不画嫦娥。而这一习俗，随着“嫦娥奔月”风筝飞上天而打破。

众仙数杨家埠年画一整年 画师忌讳“到头”不画嫦娥

以前杨家埠年画有“四不画”，首先不画的是嫦娥，翻遍杨家埠也找不出嫦娥的画。嫦娥是月里嫦娥，又是从寒亭升到月宫里去的，站在杨家埠街上，就能望见云台山上的嫦娥升月台，为什么不画？

话说有一年三月三，铁拐李率领“八洞神仙”去赴西王母的蟠桃宴会，嫦娥也陪他们去赴瑶池宴。驾祥云路过浞河边上的云台山，恰巧这天是云台山庙会，人们熙来攘往挤满了乡间大路。神仙们想看看人间光景，便在空中按住了云头。

这时，人间有婆媳俩正在拉呱。媳妇问：“今天庙会上能有多少人？”婆婆打了个比方：“那可真好比是杨家埠的画子，神仙也数不过来。”嫦娥听了，为家乡年画的兴旺高兴：“听到了吗？连咱们神仙都数不过来。”八位神仙心中不自在起来，修道成仙几千年，连这点儿小事也弄不明白？马上接茬：“数清了你要请我们喝月宫里的桂花酒。”嫦娥说：“一言为定。”

八仙之一的何仙姑献上了主意：“听说杨家埠的人见什么画什么，咱们把天上飞上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、戏里演的、庙里塑的、集上摆的全数一遍，看杨家埠还能瞒下什么。”众仙鼓掌大笑，连声称赞好主意，看来嫦娥仙子是输定了。回到洞府，八仙便忙起来，一一对照杨家埠的画儿，直忙到来年三月三，才算把三百六十行数完，总算可以轻松一下了。张果老酒瘾发作，提议先化装成凡人到乡村野店饮酒凑趣，然后再去广寒宫赴宴，众神仙齐声应和。说话间来到一座乡间小酒店，平时倒骑毛驴的张果老幻化为毛驴小贩，抢先挑帘走进。没想到，杨家埠的两位画师正在店里喝小酒，只听坐在下面的画师说：“师哥，你那《酒醉八仙图》画得好啊，写在画上的词儿也好：

‘拐李先生道法高，钟离盘石把扇摇。洞宾背剑清风客，果老骑驴羡凤毛。国舅手执阴阳板，采和瑶池奏玉箫。仙姑敬来长寿酒，湘子花篮献蟠桃。’八位神仙一个不少，全都上了你的画。”八位神仙一听，脸都绿了，怎么偏偏忘了自己？杨家埠的画儿还真是神仙也数不过来。桂花酒喝不成了。

八仙仙输了，有点儿不服气。到了蟠桃大会上，把这事告诉了西王母，到底这西王母修炼根基深，莞尔一笑：“你们让嫦娥去数啊，她不也是神仙吗？”

八仙神仙恍然大悟，赶到月宫把难题还给了嫦娥。嫦娥在云台山下有人缘，她找来土地神，让他每天到画店里数画版，数个一清二楚，画子不就是画版印出来的？土地神领命去忙了，直到来年天上的月亮圆了，才来向嫦娥汇报。聪明的嫦娥接受了八仙的教训，问土地神：“数上画我的画儿了吗？”土地神还真把这事忘了。嫦娥感叹地说：“这杨家埠的画子被你数了个差不多，如果再算上画我嫦娥的画，就算到头了。”后来，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人间。画子到了“头”，杨家埠还怎么过日子？

因忌讳“到头”，世世代代的杨家埠画师们没有画嫦娥的。



刘之堂扎制的嫦娥风筝。孙兆颖 供图

嫦娥奔月上风筝 首开先河人画来

杨家埠年画“四不画”的另外三“不画”是：不画程派戏、不画卧病在床的人、不画剃头匠“待诏”。不画程派戏是因为程派戏多为悲情戏；不画卧病在床的人是因为贴了这样的画会有种不吉祥的氛围，而不画剃头匠“待诏”，是传说这一职业在明清鼎革时曾帮助清朝强迫汉人改变发式，当时有“留发不留头”的说法，往往会引起人们心里不适。

在传统的审美观念中，月亮与嫦娥相互依存，不画嫦娥，月亮还怎么画？“月无贫富家家有”，月亮的这一寓意很好，当然是要画的。年画里有一种样张叫“月光”的“对画儿”，画成大而圆的月亮，贴在窗户两旁，象征着满屋光辉。可在“月光”这样的画里，也找不到嫦娥的影子，画师们在“月

光”中画“百年好合(荷)”，画“金玉(鱼)满堂”，画“牛郎织女”，寓意月亮带来满屋吉祥。

但事情往往是不不断变化的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潍坊风筝盛会风生水起。美术工作者刘之堂突发奇想，要扎制一只“嫦娥奔月”风筝。他不是土生土长的杨家埠人，不知道这个忌讳。刘之堂先后拜访了多位风筝艺人，挖掘失传的传统工艺，日夜苦思冥想，在风筝上加了一个“奇妙机关”。比赛场上，在机关的驱使下，原在地上的“玉兔”竟沿着风筝线疾驰而上，进入了天空中月宫嫦娥的怀抱。场上欢声雷动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嫦娥题材的内容雨后春笋般涌进了风筝、年画中。

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，一件小事，也许能引起风俗的演进。

